# 绝色浪荡女的自述

（一）

一个有风韵的女人都要具备什么呢？

柔弱的性格，受过一点教育，具有母爱精神，心软。

一个美丽的女人都要具备什么呢？

高高的个子，鸭蛋脸，大眼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梁，樱桃般的小嘴，水嫩白皙的皮肤，修长

的大腿，饱满的乳房，高挺的屁股，饱满的小脚，温柔的体香。

我恰恰具备了上面两种条件，我觉得既幸运又不幸。

２７岁了，还没结婚，应该说可惜了，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知道，美丽女人的命运通常不好，这

是我的不幸。生活，对于我来说，总是乱糟糟的一片，毫无顺序可言，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不记得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的，一切陷入一片淫乱中……

早晨，我刚从睡梦中苏醒，电话响了起来，『嘀嘀……‘，我拿起电话，懒懒的说：「谁呀！」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月芬，起床了吗？是我。」

我噘起小嘴，埋怨的说：「哎呀！萍姐！这才几点呀！这么早。」

萍姐在电话那边说：「月芬，不早了，已经１０点了，快点起吧，赶快到我这里来，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了！」

我不耐烦的说：「行了！知道了，知道了！」说完，我挂下电话。

没办法，总要生活吧，否则那些高级衣服呀，内衣呀，丝袜呀，皮鞋呀，手表呀，金货呀……不能

从窗户外面飞进来吧。

我又呆了一会儿，慢慢的从床上走下来，进入卫生间……

洗澡后，我终于完全醒过来了，先是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煎蛋、面包、牛奶。

一边吃著早餐，一边欣赏著早晨的电视节目。

吃过早餐以后，我坐在镜台前面，细细的打扮著自己，今天我决定化淡妆。一切整理好后，我对著

镜子照了照，果然很满意，淡淡的娥眉，淡红色的嘴唇，浅粉底，柔和的眼线，刷得亮亮的睫毛。

然后我打开衣柜，穿什么呢？我翻看著衣服，最后我选中了一身高级的淡黄色套装，开的西服式

上衣配合著中裙，这让我感觉很好。

丝袜，什么颜色的丝袜？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肉色的丝袜比较好，我穿好衣服，走到门口，挑了一

双新买的黑色寸跟高跟鞋，穿好以后，我高兴的对著镜子照了照，的确很满意！

从家里出来，我直接打的，对司机说：「金山路，富源小区。」

富源小区属于那种很平民化的小区，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工薪阶层，既没钱，也没势，好不容

易买一套小独单，还要背上２０几年的贷款，萍姐就住在这里，当然，她不属于工薪阶层，她和我一样，

属于那种比工薪阶层能过得更舒服一点的阶层，算个小业主吧。

我刚在小区门口下车，就听见有人叫我：「月芬，你怎么现在才来？海哥早就到了！」

迎面朝我走来的，是一个年过４０的女人，个子不高，却是乳翘臀肥，走起路来，两个饱满的乳房

随著摆动，刹是有味儿，圆脸蛋，小巧的子，不大不小的嘴，柳叶眉，桃花眼。尤其是她的眼睛，一

切风情尽在其中。她就是萍姐，骨子里透出一种风骚。

萍姐走到我面前，拉著我的手，我笑著说：「你那么大早就叫我，我现在还困著呢。」

萍姐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笑著说：「叫你还不是应该的，工作哪能迟到呢。」

我笑著挎著她走进了小区。

萍姐住在小区的最后一排楼，后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因为远离大街，这里的环境既安静又舒

适。

我一边走，一边问：「小飞来了吗？」

萍姐说：「那个臭小子早就来了，一进门就缠著我，讨厌！」

萍姐虽然嘴里说『讨厌‘可脸上却展现出幸福的样子，我看著她直想笑，心说：比人家大２０多岁，

还这么惦记著。

萍姐忽然看看我，问：「月芬，你想什么呢？」

我笑著说：「没，没想什么。」

萍姐一脸幸福的样子，嘻嘻的笑著说：「那个臭小子，有时候其实也挺可爱的。」

我正要说话，萍姐的手机响了起来，萍姐看看手机号码，对我说：「是海哥打来的，催咱们呢，快

走。」

我和萍姐进了１７号楼。

进了房间，萍姐住的是两室一厅，房间并没怎么装修，也没什么家具，显得空荡荡的，左手的房间

是大屋，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右手的小房间是萍姐住的地方。

我们刚进门，一个２０多岁的年轻人迎了过来，笑眯眯的对我说：「芬姐，您来了。」

年轻人高高的个子，小子，小眼睛，脸上随时都挂著顽皮的笑容，他身材挺瘦，但很精神，身上

穿著目前最时的休闲装，发型相当新潮。

他就是小飞，目前还是个大学生，他是学摄影和美工的，为了多挣点钱上学才出来打工，他对于摄

像机玩得很在行。

我冲他笑笑，对他说：「你来的挺早呀？不上课了？」

小飞说：「写论文了，那些课没什么意思，不上了。」

我们正说话，从大屋里走出一个男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浑身都是健壮的肌肉，短发，消瘦的

脸庞，脸上的五官彷佛是用刻刀雕刻出来的一样，显得坚毅有力。他光著上身，只穿了一条高级的三角

小裤衩，裤裆里鼓鼓囊囊的，看著让人眼晕。

他就是我们这个小小『工作组‘的大老板——海哥。

海哥今年３０多岁了，在监狱里呆了将近１０年，出来以后在社会上流浪，后来到了这里，经过几

年的拼杀，在这座国№化的大都市里打出一片天下，现在是很有名气了，海哥很有势力，但他并不显露，

只是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

海哥见我来了，人也都到了，对我们说：「开工！大家准备一下，小飞，你去把摄像机弄好。」

小飞吐了一下舌头，急忙走进大屋里，我和萍姐也不敢多说，急忙拐到小屋里。

进了房间，我和萍姐把衣服脱光，每人只穿丝袜，萍姐对著镜子又仔细的打扮了一下，才和我一起

走进大屋里。

房间里的窗帘都是厚厚的面料，拉上后房间里一片黑暗，小飞拿出摄影灯，把灯光调整好，房间里

的墙壁都是白色的，除了摄影机和摄影灯以外，房间的正中央摆著一张特大号的高级软床，床上什么也

没有，只铺著宝蓝色的高级床单。

海哥看著小飞把摄影机弄好，对我们说：「你们上床。」

我和萍姐拉著手上了大床上，小飞弄好一切以后，对海哥说：「海哥，都弄好了，开始吧。」

海哥对我和萍姐说：「今天是两场，第一场你们搞同性，第二场咱们三个。月芬搞阿萍。开始！」

小飞也在摄影机后面大声说：「ＴＨＲＥＥ！……ＴＷＯ！……ＯＮＥ！ＢＥＧＩＮ！」

然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小飞站在镜头后面调整，海哥举著录音用的长把麦克风对著我们。

……

我和萍姐面对面的跪在床上，互相搂抱著亲嘴，两条柔软的舌头伸出来，互相用舌头逗弄著，粘粘

的唾液被我们用舌头拉起了晶莹的细丝，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进行深深的接吻，萍姐的小嘴里很香，我

们把舌头深深的插进对方的嘴里，互相绞弄著，缠绵著，绞弄出的唾液我们争相吸吮，吞咽。

萍姐和我在深深的接吻中发出了腻腻的声音：「不……嗯……‘我的手伸到萍姐的乳房上开始揉弄

起来，萍姐顺势倒在我的怀里。

……

我把萍姐平放在床上，慢慢的跨在她的胸口上，把自己的两个饱满的乳房放在她脸上，萍姐哼哼著

用脸蹭著我的乳房，我拿起一个乳房，用乳头摩挲著她的嘴唇，哼哼著说：「来，宝贝，张开嘴，吸…

…舔！」

萍姐张开小嘴，我把乳头塞进她的小嘴里，萍姐狠狠的吸吮著，房间里充满『嘶嘶‘的吸吮声，我

仰起脖子，闭上眼睛，舒服的发出淫声：「哦！哦！…」我一边让她吸吮著乳头，一边揉弄著我的另一

个乳房，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淫荡。

拍这种黄色录像，其实就是演戏，男人或许在射精的时候有一点动情，可女人完全是处于一种表演

的状态。

我一边放浪的叫著，一边用我的另一个乳房使劲的抽打著萍姐的脸庞，萍姐大口大口的使劲吸吮著

乳头，嘴里哼哼著，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我让她吸吮了一会，然后把另一个乳头塞进她嘴里，让她轮流吸吮。

大约５分钟，我从她身上下来，萍姐淫荡的在床上扭动著，小嘴里嚷道：「来呀！来呀！我要！要！

嗯……！我要！」

我跪在她的侧面，一低头，小嘴叼住萍姐的一个乳头猛舔，一支手揉弄著她的另一个乳房，然后把

手放在她的裤裆里用手摩挲著。

萍姐穿的是纯白色的连裤丝袜，是高级的日本货，超薄透气，黑黝黝的浪毛清晰可见，我用中指

大力的摩挲著她的，小嘴在她的两个乳房间忙活著，萍姐更大声的叫起来：「哦！快！哦！……」在

我的大力摩擦下，萍姐竟然被弄得出了黏液，把丝袜洇得潮湿了。

我见她『潮‘了，先是直起身子，把自己的肉色连裤丝袜脱掉，然后把萍姐的丝袜也扒了下来，我

们赤裸相对了。

我一抬腿，跨到她脸上，先来个『６９‘花式，把自己的对准萍姐的小嘴狠狠的坐了下去，然后

我搬起萍姐的两条大腿，大大的分开，露出她的，然后低头舔起她的来。

小飞扛起摄像机，海哥一手举著麦克风，一手拿著摄影灯，两个人慢慢的凑了过来，著重拍摄著我

的舔镜头，这可能要做个特写吧，我这么想著，然后一手撩起头发，把自己的脸露出来，另一支手分

开萍姐的，伸出舌头，用舌尖戏弄著她的尿道口，萍姐浪声的叫了出来：「哦！！啊！！快！！！啊！」

我舔著她的尿道口，然后伸长脖子，开始舔著她的浪，把粘粘的淫水故意用舌尖挑起来对著镜头

微微的一笑，然后把舌尖插进萍姐的里，萍姐痛快的叫著：「哦！哦！哦！」我一边舔著她，一边摇

晃著自己的屁股，让在萍姐的脸上乱蹭。小飞也及时的调整镜头角度，把镜头拉近萍姐，照著她那浪

浪的淫荡表情。

萍姐一边用小嘴快速的舔著我的，一边用双手大力的拍打著我那肥硕的大屁股。

『啪啪啪！……‘清脆的响声在房间响起，海哥及时的将麦克风对准，把这淫荡的声音记录下来，

在我们互相的刺激下，我和萍姐渐渐入戏，互相的叫了起来，这个嚷：「哦！快点！啊，啊，啊，啊！

……」那个叫：「来了！爽！啊！哦！哦！哦！……」叫两声，我们就互相舔著对方，加速刺激。

玩了好一会儿，海哥突然冲小飞递了个眼神，小飞即时的把摄影机关掉，同时把麦克也关掉，海哥

这才冲我们说：「好了，休息一下。」

我和萍姐都笑著从床上起来。

萍姐坐了起来，笑著对海哥说：「海哥，怎么样？」

海哥这时正凑在小飞的跟前，仔细的看著小飞熟练的控制著摄影机重播著刚才的一段，海哥听完，

笑著说：「行！还不错！到了那边再整理一下，估计可以出口了。」

萍姐嘻嘻的笑著说：「这次能赚一笔了吧？」

海哥点点头，忽然抬头冲我和萍姐说：「哦！对了！上次的钱下来了，一会儿完了事情，咱们把帐

都结了。」

我笑著说：「海哥，谢谢您了，不过这次怎么这么长时间？」

海哥一边看著屏幕，一边说：「咳！别提了，不知道南面那边怎么回事，送货的人都回来了，钱才

打到咱们帐上。我昨儿才提出来。」

小飞在一边听著，高兴得直搓手，说：「好了！这次又可以发一笔小财了！哦！」

小飞一说话，萍姐忽然说：「小飞！过来！」

小飞一吐舌头，乖乖的走过来，萍姐一下把他到身边，在他的耳边说：「我问你……」

下面的话我没听到，我心说：看来萍姐这次玩真的了？！哎呀！他们可差２０多岁呢！

一会就听小飞辩解道：「不是……没有！……你从哪看见了！……」

萍姐看看我和海哥，见我们都没注意，萍姐一把拉住小飞说：「嚷！你嚷！跟我过来！」

说完，拉著小飞快速的走进小屋。

海哥看完了录像，笑著对我说：「月芬，他们俩怎么了？」

我笑著说：「咳，上了两次，不知道怎么了，好像黏糊上了。」

海哥摇摇头一笑，对我说：「月芬，拿两瓶汽水过来。」

我答应一声，下地走出去。

我拿了汽水进来的时候，顺便看了一眼小屋，小屋的门并没关死，我从缝看进去，只见萍姐光著

屁股跪在地上，正给小飞唆了大鸡巴呢！

我笑著走进大屋，海哥看我笑，问我：「怎么了？」

我一边把汽水递给海哥，一边笑著小声说：「我刚过来，您猜他们…嘻嘻，萍姐正乱叼鸡巴呢。」

海哥也笑了，说：「真他妈的！」

随后，海哥冲著小屋喊道：「快点！开始了！」

我听完，一下子躺在床上，笑得肚子疼……

（二）

听到海哥的叫声，小屋里一阵乱糟糟的响动，小飞一边提著裤子，一边走进来，也不敢看我，也不

敢看海哥，只是马上走到摄影机后面鼓捣著。紧接著，萍姐也走了进来，嘴边挂著满意的浪笑，一边走，

还一边用手摸著自己的浪，我细心的发现萍姐的嘴角还挂著一丝精液。

……

萍姐笑嘻嘻的说：「不好意思，海哥……」

海哥没说什么，只是挥挥手。小飞站在摄像机后面，对海哥说：「海哥，准备好了。」

海哥说：「开始！」

……

萍姐趴在床上，脸贴著床单，把她的屁股高高的撅著，冲著天花板，她的双腿分开，我坐在她腿中

间，把脚伸到她的面前，萍姐小嘴一张，含住我的大脚趾细细的吸吮著。

我坐好，然后拍拍她的屁股，房间里回荡著清脆的响声，萍姐腻腻的哼哼著『呢……嗯……‘我的

心脏渐渐跳得快了，只觉得血液往上涌，手都好像在微微颤抖。

我使劲的扒开萍姐的屁股，一股『香气‘扑而来，一个肉乎乎的屁眼露了出来，屁眼的周围很干

净，一根毛都没有，光溜溜的，小小的屁眼一伸一缩，蛮是可爱。

我把长发拢到自己的耳朵后面，在镜头面前露出脸庞，然后慢慢的靠近，伸出舌头，用舌尖细细的

舔著萍姐的屁眼，从周围舔到内部，萍姐放浪的叫了起来：「哦！啊！……哦！……啊！！……好！…

…使劲！……里面！……啊！」

我用舌尖使劲的挤进屁眼里，然后抽出来，插进去……动作加快，脖子一伸一缩，逐渐进入淫乱的

状态。

萍姐大声的叫著，把手伸到自己的裤裆里使劲的摸著自己的，我也用手狠狠的揉弄著自己的两个

乳房，乳头硬硬的挺起，我只觉得一阵发热，真刺激！

……房间里，一个美丽的女人正舔另一个风韵女人的后门，这样的镜头只会让人觉得淫乱。

海哥再次冲小飞使眼色，小飞把摄影机关闭。

海哥把麦克风放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小飞调整好灯光，海哥迅速的脱掉裤衩，一根鸡巴一下子

耷拉出来，海哥上了床，然后对小飞打了个手势，小飞喊了声：「开始！」

……

我和萍姐跪在床上，海哥站在我们跟前，用手叉著腰，任凭我和萍姐用小嘴轮流叼著他的鸡巴，海

哥的鸡巴挺有特点，粗并不粗，长也不是很长，只是显得很结实，很健壮，就好像他满身的肌肉，龟头

溜圆。

我和萍姐用小嘴吸吮著他的鸡巴头，晶莹的唾液将鸡巴头润湿，我们的手在海哥的身上不停的抚摩，

海哥逐渐喘粗气，鸡巴渐渐的挺直。我和萍姐轮流的张开小嘴，海哥在我们的小嘴里轮流抽插。萍姐一

低头，含著他的鸡巴蛋子，小嘴淹没在他黑耸耸的鸡巴毛里。海哥舔舔嘴唇，看著我们服务著他的鸡巴，

忽然一伸手攥著我的乳房，用手指捻著我的乳头，我轻轻的哼了起来……

海哥让萍姐和我亲嘴，然后举起我的双腿，鸡巴一挺，插进我的里动作起来，『扑哧，扑呲，扑

哧，扑呲……‘我觉得下体被饱满的充实起来，粗大火热的鸡巴头在阴道里不停的摩擦，一阵阵激动传

进大脑。

我使劲的吸吮著萍姐的舌头，萍姐一边用手使劲捻著我的乳头，另一支手摸著海哥的大腿，海哥扬

手拍著萍姐肥硕的屁股，『啪！‘，萍姐细细的哼了一声『嗯！’，随著海哥的拍打，萍姐一声声的哼

哼著。

我伸出手，摸著交合的部位，粗大的鸡巴从里带出滑溜黏糊的淫液，大鸡巴痛快的在里面抽插著。

海哥执著我的两个脚脖子，屁股前后的快速挺动，两肉相碰，发出脆生的『啪啪‘响声，我痛快的叫嚷

著：「啊！…快！……哦！哦！哦！」

我一边叫著，一边摇晃著头，萍姐咬住我的乳头猛啃。

海哥把鸡巴从我的里抽出来，就著萍姐高挺的屁股，用手使劲按住，鸡巴对准萍姐的，大力的

一挺，萍姐『嗷‘的一声叫了出来。

随后，萍姐就好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舟伴随著海浪晃动起来，她耷拉下来的两个饱满的乳房，前后乱

晃，让人眼花缭乱，我凑过去，躺在她的乳房下，一边磨搓著自己的，一边用小嘴寻著萍姐的乳头，

一旦被我叼到乳头，我就张大嘴使劲的吸吮，萍姐淫浪的叫著：「啊！鸡巴！啊！乳头！啊！给我！快！

快！」

海哥一直没说话，只是玩命的挺动著屁股，粗大的鸡巴在萍姐浪里翻出，抽入，萍姐的两片大

唇完全的翻开，粘溜溜的淫水把鸡巴润滑得格外滑溜，龟头在小里外插里揉，把萍姐弄得浪浪的。

萍姐张著小嘴，面对著镜头，本来萍姐模样长得就俊俏，虽然年纪大了却是倍添了许多风骚媚翘，

这么张著小嘴，对著镜头浪浪的一叫，那两片红通通的嘴唇被那条软软滑滑的小舌头不停的舔著，舔著

……不时的，还羞怩的用牙齿咬著下唇…我飞了一眼正在摄像的小飞，他的眼睛里闪著光芒，直瞪瞪的

看著萍姐，好像有点发呆。

我心说：这小子怎么了？动心了？不是演戏吗……

我一口口的吸吮著萍姐的乳头，在这时候，海哥达到了高潮。

「啊！！」海哥好像夸张的大叫了一声，突然从萍姐里拔出鸡巴，我和萍姐并排躺在床上，海哥

跨到我们脸上，鸡巴猛撸，『呲！‘的一下射出了精液，我和萍姐都叫了起来，海哥把精液分别射在我

们的脸上，小飞扛著摄像机对著我们的脸连续的几个特写，结束了这两场。

……

我们和海哥轮流进卫生间洗澡，我是最后一个洗，洗澡以后，我一边擦著湿淋淋的头发，一边走出

卫生间，刚一出来，就听到小屋里传出了声音，我细细一听，就听见萍姐高声的尖叫著：「啊！啊！啊！

啊！操！我！操！我！啊！……来！来！啊！」

我走进大屋，看见海哥已经穿好衣服，正坐在大床上抽烟，他的旁边摆放著三个信封，每个信封上

写著名字：月芬、阿萍、小飞。海哥见我进来，笑了笑，对我说：「小飞这小子，嘿！」

我笑了笑，对海哥说：「刚进去？」

海哥点点头，说：「这小子色急了，玩命呢。」

我笑了笑，看著信封，坐在床边喝著汽水。

好一会儿，小屋里的动静才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小飞一边系著裤子，一边从小屋里走出来，脸

上带著满足的笑容，萍姐也跟著走进来，也没穿衣服，毛上还沾著点点白色的精液，萍姐满脸幸福的

挎著小飞的胳膊，头靠在小飞的肩膀上，满脸笑容，对海哥说：「海哥，不好意思了。」

海哥看看她，一笑，对她说：「行了，你都不好意思两回了。」

萍姐噘起小嘴，腻腻指著小飞说：「都怪他哦！按著我就操，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火气！」萍

姐一边说著，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海哥说：「一人一个信封，各拿各的。」我们各自拿起自己的信封。

海哥对小飞说：「小飞，一会儿跟我走。月芬，你回家吗？」

小飞点点头，走到录像机跟前鼓捣著。

我对海哥说：「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小飞、我、海哥从萍姐家出来已经是下午了，萍姐拉著小飞小声的问：「晚上你几点过来？」

小飞想了想，说：「跟海哥办完事我就过来，你等我。」

萍姐笑著说：「我不等你谁等你？」

我们笑著走出萍姐的家。

在小区外，我和海哥、小飞分手，临走的时候海哥对我说：「下星期开工，别迟到了。」

我点点头，招呼出租车回家。

回家以后，我好好的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还好，天还没完全黑下来。

我打开信封，点点里面的钱，满意的从中拿出一部分，然后穿了一身休闲装走出家门。

晚上，我在饭馆里吃了饭，吃完饭觉得无聊，心说：干什么去呢？看电影，没意思，购物，懒得出

去……

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到萍姐那去，我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萍姐接了，我对她说：「萍姐，我闷

得无聊，到你那去吧？」

萍姐高兴的说：「来吧，来吧，小飞也在这，人越多越热闹，快点呀。」

挂了电话，我打辆出租车又来到富源小区。

进了萍姐的房间，就感觉出淫乱的气氛，萍姐光著屁股给我开门，笑著对我说：「月芬，你随便，

小飞……」

我笑著推了她一把，说：「行了！你快忙你的吧！」

萍姐高兴的扭著屁股进了小屋。

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汽水，一边喝著，一边走到小屋的门口，房门没关，里面开著灯，床铺上，都

是黄色画报，小飞正抱著萍姐的大屁股猛啃著，萍姐『嗷嗷‘的淫叫著，看见我进来，小飞笑著说：「

芬姐，不……」

还没等他说完，我笑著打断他，说：「行了吧你！我们萍姐都跟你学坏了！整天嘴里『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

小飞笑了笑，继续低头玩著萍姐的屁股，萍姐撅著屁股，嘴里叫著，俊俏的脸上显露出浪浪的样子。

我到大屋里转了转，摆弄了一下摄像机，也弄不明白。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冲小屋喊：「小飞，

中午和海哥把货送了吗？」

小屋里净是萍姐的淫叫声以及小飞粗气的喘息声，好一会，小飞才大声的叫了一声：「完了！送完

了！」

说完，小屋里萍姐的叫声逐渐大了起来……

（三）

我在大屋鼓捣了一会儿摄像机，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又坐在床上翻看著那些黄色画报，其实也

不是纯黄色的画报，都是一些地下杂志，不过配有性交的图片。

我一边看著画报，一边听著从小屋里传来的声音。

「哦！……啊！……等会，我弄好……哦！啊！啊！……飞！……哦！……舔……啊！」

淫声扰乱了我的心，我心想：真够带劲的！看来他们是玩上瘾了。要不……去看看？

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悄悄的站起来，慢慢的走到小屋门口，门根本没关，大家都是熟人了，

况且我们又是干这个的，我随便的走到门口，慢慢的靠在门框上，仔细的看著房间里的情景。

萍姐肉肉的身子被小飞任意摆弄著，小飞把萍姐反身按在床上，掰开萍姐的一条大腿，裂开萍姐的

浪，然后趴在后面乱舔著。我看不清楚，索性走进小屋一屁股坐在床铺对面的沙发上，用两手支著下

巴颏，表面上装作无聊的样子，其实心里激动得『砰砰‘直跳。其实倒不是我见不得这个，而是，自己

在镜头前表演的心态与真正看别人作爱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萍姐和小飞并没有因为我的进来而有所影响，相反的，更疯狂的做了起来。

小飞搬起萍姐的一条大腿，将萍姐充血的大唇露出，然后张开嘴，使劲的唑著唇，直唑得『嘶

嘶‘有声，萍姐一边叫著，一边用手狠狠的抓著床单，我想，她现在一定很舒服吧。

小飞玩够了大唇，又翻开小唇用舌头舔了起来，时不时的用舌头探索萍姐的深处，萍姐更疯狂

的用嘴咬住床单，『不不‘的哼出了声。

小飞本来是蜷著身子跪在萍姐的后面，突然他来了个翻身，一长身，上半身搭在床上继续舔著萍姐，

而下身却完全暴露在我的面前，尤其是他两腿间颤巍巍的鸡巴，直直的挺在我面前，高挺的鸡巴，好像

火热的铁棒相似，要光是高挺，也没什么，可他的鸡巴还不时的自动往上挺，一挺，又一挺。

小飞的鸡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阴茎比较长，但并不粗，而鸡巴头却是又圆又亮，就好像是

一根细细的竹竿顶著个大西瓜一样，看著那么让人动性，随著鸡巴的高挺，从鸡巴缝里挤出丝丝的黏液。

这个情景，让我直觉得身子发软，一股欲火上升，我使劲的夹了夹腿，就觉得大腿间发潮。

我心想：小飞年纪不大，鸡巴却是很有特点，典型的『大头棍‘……唉，萍姐真是会享受……好像

潮了……

我倚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裤裆上，用手摸著，眼睛盯著他们。

小飞仔细的舔著萍姐，然后站起身，用手撸著鸡巴，摆好姿势，准备进入，他不经意间向我这边看

了一眼，忽然又仔细看了看，见我的样子，忽然笑了，拍了拍萍姐的屁股，一下子从床上蹿下来，挺著

鸡巴来到我的跟前。

我坐在沙发上，小飞的鸡巴在我的面前乱晃，见他这样，我索性放开了，潇洒的晃晃长发，脸上浪

浪的笑著，对他说：「小飞，你想干吗？想来来？不过你要问问萍姐乐意不。」

小飞笑著说：「芬姐，我什么也不想说，嘻嘻……」说完，小飞这个臭小子竟然用鸡巴头顶在我的

嘴唇上。

我一边笑著躲避著，一边冲萍姐喊到：「萍姐！您管管他吧！您看他！」

萍姐此时也下地了，听到我的话，浪浪的笑著说：「月芬，你就算帮帮忙，依了我们，来，咱们也

……」一边说著，一边走过来，脱著我的衣服。

我浪浪的笑著说：「哎呀，您干什么呀……」我刚想再说，小飞早已经把他的鸡巴头插进我的小嘴

里，我也顾不得说话了，急急忙忙含著他的鸡巴头使劲的唆了起来，心想：真解渴呀！哦！好充实的感

觉！

鸡巴头上的黏液被我完全吃进了嘴里，黏糊糊的，真好玩！我一边用舌头细细的品味著小飞的鸡巴

头，然后侧过脸，伸缩著脖子，用小嘴紧紧的撸著他的龟头。

萍姐迅速的脱著我的衣服，我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认真的吃著小飞的龟头，小飞看著我的样子，舒

服的哼哼著，他见萍姐已经脱掉我的上衣，两个饱满的乳房颤巍巍的抖出来，小飞急忙伸出双手，一手

一个，攥住我的乳房，使劲的捏著乳头，我『嘤咛‘一声哼了出来，抬眼看著他，满脸装出羞涩的表情，

小飞的鸡巴好像挺得更硬了！

萍姐在旁边一边咬著我肩膀上的细肉，一边用手摸著我的，里流出了黏糊糊的淫水，萍姐用手

指沾著淫水不停的放进自己的小嘴里品尝著，浪浪的说：「哇！真够味儿！好吃！」

小飞看著萍姐，忽然把鸡巴从我嘴里抽出来，直接插进萍姐的小嘴里，萍姐好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

一把抱住小飞的屁股，小嘴近乎疯狂的舔著鸡巴，小飞舒服得仰头哼哼著。

玩了一会儿，我们滚到床上，小飞高挺著鸡巴，冲击著萍姐的大浪，萍姐『嗷嗷‘的叫著，彷佛

这个世界只有她一个女人似的，我在旁边浪浪的笑著，不时的舔著小飞暴露出来的鸡巴蛋子。

小飞好像轻车熟路似的，一边使劲的操著萍姐，一边揉弄著萍姐的两个饱满的乳房，萍姐叫得更欢

快了：「哦！啊！哦！啊！……操！……使劲操！……过瘾！……啊！……解渴！……哦！」

伴随著萍姐的叫嚷，我越发淫荡起来，不停的含著小飞的鸡巴蛋子猛舔，小飞一边大动著，一边对

我说：「芬姐，哦！我要你！」

我马上撅起屁股冲著他，浪浪的笑著说：「来呀！快点！」

小飞再也顾不得萍姐了，急忙拔出鸡巴，对准我的眼狠狠的一插，我痛快的叫了一声：「哦！」

大鸡巴开始操起我的阴道来！

小飞的鸡巴头在我的阴道里摩擦著，肉欲的满足和快乐，让我淋漓的爽！我高声的叫嚷著，萍姐听

了也脸红起来，萍姐浪浪的笑著说：「哎呀！看你！鸡巴刚插进来你就叫得那么淫荡，要是……」

我还没等萍姐说完，就用自己的小嘴堵住她的小嘴，深深的接吻起来，我把舌头深深的插进萍姐的

小嘴里，互相用舌头搅拌著唾液，然后争相吸吮著，小飞看得起劲，用力的操著我的浪，满室的淫荡。

玩了一阵，小飞突然抽出鸡巴，粗大的鸡巴头高挺了两下，萍姐急忙用小嘴叼住猛吸，我也凑过去，

用舌尖舔著他的鸡巴蛋子，小飞大大的叫了声「啊」，在萍姐的小嘴里一泄如注了……

今天的经历，是我没想到的，我能和小飞上床，因为以前都是萍姐独霸小飞的，没想到这次会玩了

个３Ｐ。

……

日子还像往常一样，我每周都要到萍姐家去拍戏，海哥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也可以多分到一点钱。

时光如梭……

转眼到了冬天，我还是照常的每周到萍姐家，可我看出有点不对劲了，每次海哥和我们演戏的时候，

小飞从镜头后面流露出的眼神很怪，那种眼神我似乎从海哥的眼睛里看到过，当海哥真正发脾气的时候，

他的眼神很吓人，那种男人的眼神让胆小的女人害怕。

海哥似乎也发觉了什么，每次拍戏以后，小飞都要拉著萍姐走进小屋，然后就是萍姐的大声淫叫，

海哥有意的与小飞说话，可小飞总是阴沉著脸。

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好像是某种不祥的预感……

……

……

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丝毫没有察觉……

深夜１１点，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惊醒了，拿起电话，是萍姐：「月芬！你快来我家！快点！

快！」

萍姐的声音发抖，好像是吓的，我急忙说：「怎么了！萍姐，发生什么了！你说呀！」我著急的问。

「哎呀！你别问了！月芬！你快过来！快！」萍姐突然挂上电话。

我迅速的穿好衣服，出门，打的，来到萍姐的家。

……

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我的心里突然『咯登‘的一下子！

萍姐扑到我的怀里，大声的哭著。

萍姐全身几乎没穿什么衣服，我发现，她的屁眼和阴道里还有残存的精液，头发的乱糟糟的，乳房

也有被捏过的痕迹，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萍姐的手上，都是鲜红的血迹！……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我急忙问到。

「呜呜呜呜呜呜呜……月芬！小飞他……啊！」萍姐的哭声越来越大，我急忙住她的嘴，对她说

：「小声点！你怕别人不知道呀！」

说完，我急忙走向房间。

刚一进小屋，我吓得大叫一声『啊！‘只觉得腿一软，『扑通’一下瘫在了地上……

房间里都是血迹，地上、墙上、床铺上、沙发上、衣柜上……

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

床上，小飞躺在血泊中，满身的鲜血，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停止了呼吸，地板上的血泊中摆著一

把弹簧刀，我只觉得，小飞已经是一个死人！

萍姐哆嗦著把我扶起来，我心中一悲，抱著萍姐哭了起来，我和萍姐抱头痛哭，哭罢，我问萍姐：

「这，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萍姐浑身颤抖，根本说不出来。

我拽著她的肩膀使劲的摇晃两下，对她嚷到：「你说！说呀！」

萍姐彷佛刚刚从恐惧中惊醒，一下子抱著我，颤抖的说道：「月芬！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我

害怕！……」稳定了一下神，萍姐慢慢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今天下午，萍姐正在家里，海哥和小飞突然到了，萍姐很高兴他们的到来，海哥和小飞好像

喝了许多酒，满身酒气。

刚一进门，海哥便抱起萍姐，哈哈的笑著说：「小萍！来，咱们亲热亲热！哈哈！」

小飞也一边摸著萍姐的身子一边进了小屋，萍姐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只是任凭这两个男人玩

著。

进了房间，三个人马上赤裸相对了，萍姐虽然不愿意，但没办法，一个是自己喜欢的人，一个是能

给自己带来钱的人，萍姐乖乖的跪在地上把海哥和小飞的鸡巴叼弄得大大的，然后三个人开始玩起３Ｐ

来。

小飞躺在床上操著萍姐的，而海哥却站在后面操萍姐的屁眼，一时间，房间里充满了淫荡的声音。

然后，他们轮流换位，萍姐除了高声的淫叫什么也不能做了，两个淫乱的男人分别在萍姐的身体内发泄

出自己的肉欲，萍姐竟然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萍姐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场面！

小飞和海哥穿好衣服，就在他们正打趣对方的时候，小飞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弹簧刀大叫了一声

：「操你妈的！我让你上我的女人！」一刀捅进了海哥的腰里！

海哥根本没有准备，大叫一声：「啊！」顿时腰间的鲜血如泉涌！小飞拔出刀，再要捅第二刀的时

候，海哥突然一挥手，对著小飞的脖子就是一下，小飞大喊了半声，倒在床上，海哥夺过刀子，一手狠

狠的卡住小飞的脖子，另一支手拿著刀子对准小飞的心脏、肺、胃、肚子一阵猛捅，直把小飞捅成一个

血人！！！

可这时，海哥的腰里的窟窿也涌出大量的鲜血，海哥一晃，随后用手住自己的伤口急急的跑了出

去，房间里，只剩下惊呆的萍姐……

听完萍姐的话，我彻底冷静下来，急忙掏出手机按下电话：１１０

（四）

＊＊＊＊＊＊＊＊＊＊＊＊＊＊＊＊＊＊＊＊＊＊＊＊＊＊＊＊＊＊＊＊＊＊＊让大家久等了，

不好意思。

小柔＊＊＊＊＊＊＊＊＊＊＊＊＊＊＊＊＊＊＊＊＊＊＊＊＊＊＊＊＊＊＊＊＊＊＊

萍姐见我打１１０，突然夺过电话冲我嚷道：「你要干什么！」

我劈头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冲她嚷道：「醒醒吧！傻！」

这个耳光很使劲，当时把萍姐打得一愣，我一把抢过电话对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在你家里有

个死人！死人了！你要是不想替人背黑锅，你就别报警！我也管不了了！」

我说完，扭身就走，其实我心里真的很害怕！大半夜的，又守著死人，简直吓死了！

萍姐见我要走，一下子好像失去重心似的跪在地上，一把搂住我的大腿，哭著说：「妹子！你可千

万别走！我害怕呀！呜……」

看著萍姐的样子，我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扔下她了，再说，本来我们干的就是见不得光的工

作，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我把萍姐从地上搀起来，对她说：「行了，我能扔下你不管吗！咱们都是同病相怜的好姐妹，比亲

姐妹还亲呢！」

萍姐泪眼婆娑的看著我，突然紧紧的抱住我，哭著说：「妹子！姐姐在这个世界上就你这么一个亲

人了！你可别不管我呀！呜……」

我听完她的话也不禁眼眶湿润了。

但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我急忙重新拿起电话。萍姐一见急忙按住我的手，对我说：「妹子，先别

打，咱们也要准备准备呀！」

萍姐的一句话顿时提醒了我，是呀！还有很多事情没准备好！

我急忙和萍姐走到大屋里，里面的大床移到房间的角落，窗帘拉开，摄像机怎么办？萍姐对我说：

「妹子，厕所里有个馈楼，平时都放卫生纸的，不如把摄像机放到那里去吧。」

我和萍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摄像机塞进馈楼里，我估计摄像机也差不多完蛋了，不过现在还哪里顾

得这些呢。

整理好一切，我又和萍姐把所有的带子、黄色画报和杂志处理掉，这才和她商量著该怎么应对警察。

最后我们统一了口径：小飞是萍姐的男朋友，海哥是小飞的朋友，萍姐不认识，我更不认识，小飞

带著海哥在外面吃饭，喝了许多酒，他们到了萍姐家里，然后，小飞首先和萍姐性交，正在高潮的时候，

海哥突然闯了进来，按住萍姐猛操其屁眼，萍姐痛苦万分，大声呼叫，小飞一怒之下拿出弹簧刀刺杀海

哥，但终因气力不足，被海哥反手刺死，海哥仓皇而逃……

对好口供以后，我鼓起所有勇气按下电话号码！

……

……

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了！深夜１２点，７、８辆警车包围了楼门口，我和萍姐似乎从来也没有像现

在这样觉得警察是那么的亲，以前拍黄色录像，我们最害怕见警察，可真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

好像都觉得警察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好。

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刑警队的警察来了，市局的警察来了，法医也来了。我和萍姐也不害怕了。按

照刚才的口供，我和萍姐应对著警察……

警察非常仔细的检查了发生事情的房间，提取了许多指纹、脚印，然后把我们带到派出所里，法医

先是从萍姐的和屁眼里分别提取了精液样本，然后，警察又仔细的录了口供，然后萍姐又被召去画像

……看来海哥很快就要被通缉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和萍姐从派出所里出来。

虽然警察告诉我们现场已经清理了，可萍姐是再也不敢回到那个家里去了，反正她也没什么家当，

萍姐就一直住在我这里，正好和我做伴。

转眼３个月过去了，期间，小飞的父母从乡下赶来了，他们都是老实的农村人，小飞是家里所有孩

子中最出色的一个，小飞的父母见到萍姐的表情就好像萍姐已经是他们的儿媳妇一样，根本没怀疑什么，

这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

海哥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通缉犯，全国通缉。我和萍姐都很矛盾，既希望尽快抓住他，又希望永远抓

不住他，小飞死了，海哥应该偿命，可是，如果抓住了海哥，海哥必定会把我们的事情抖落出来，那时，

虽然海哥肯定死，可我们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拍黄片，这可是制售淫秽物品，可是要蹲大牢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海哥如果知道是我和萍姐告诉了警察他的样子，出卖了他，那么，海哥一定不

会放过我们！

每每想到这里，我和萍姐都害怕得要死！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可眼下的问题却是如何解决生活来源！不拍片子，我和萍姐只好吃那点老本，可是，老本总有吃完

的一天，我们又不敢抛头露面的到外面找工作，这可怎么办呀！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和萍姐手里的钱一天天的减少。

……

眼看就快过年了，我和萍姐饿著肚子缩在被窝里商量。

我说：「姐，怎么办呀！总不能饿死吧。」

萍姐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妹子！咱们没活路了吗？呜……」

我心烦的说：「哭！你就知道哭！哭能当饭吃呀！」

萍姐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的哭。

我的心情更加糟糕了，撩开被子，冲著她嚷到：「哭什么哭！嫌受罪，干脆死了算了！我操！……

你还有完没完！」

我肚子咕咕直叫，又听她这么哭，压抑在心里多日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突然爆发出来，我冲著

萍姐嚷到：「臭傻！哭！我让你哭！」

我失控的抓起枕头对著萍姐乱打，萍姐一边求饶的叫著，一边闪躲，我更加不依！三下两下就把她

的衣服扒了下来，一边骑在她的身上，一边用力的抽著她的耳光，大骂道：「要不是你这个臭浪货勾引

小飞！那他也不会跟海哥结仇！也就没这个事了！现在可到好！没片子了！没钱了！要饿死了！打死你！

臭浪货！臭婊子！打死你！」我真是气疯了！

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呀！萍姐反抗了一阵便停了下来，任凭我一个接一个的抽她的大嘴巴，我见她

不说话了，更是来气，一口大唾沫啐到她的脸上，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左右开弓，一口气连抽了

她二十几个大耳光，把萍姐打得直翻白眼。

打完了，我也觉得眼冒金星，好玄没栽倒在床上，眼睛昏花之时，隐约间，我忽然看见两个白白胖

胖的大馒头在我的眼前直晃，那馒头上还点著红点呢！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发出香喷喷的味道，我舔舔

嘴唇，一口咬下去，只听萍姐一声惨叫！原来，由于我饿得神智不清，错把萍姐的两个饱满的乳房当作

了馒头！

萍姐一叫！我马上神智清醒，急忙改咬为唑，这一唑不要紧，竟然唑出了一口鲜嫩的奶！

哎呀！！！竟然有奶！我急忙叼住萍姐的奶头猛的吸吮，一口口的吃著奶，竟然吃了个半饱！萍姐

见我吃她的奶，也顾不得脸上的疼痛了，一把把我按翻，撕开我的上衣叼住我的一个乳头一阵猛吸，竟

然也唑出些许奶来！我们两个再也顾不得打架了，轮流著吃对方的奶，总算对付著把今晚熬过去……

第二天，我和萍姐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能继续活下去，我们必须要挣钱！在我的家里卖屁

股！只有这样了！

萍姐和我发动了所有的人№关系，而我们也在深夜的时候搭伴出去，争取能尽快的找到男人。

第一批来我家里的，竟然是一群高中学生。是萍姐在深夜某网吧的门口搭上的，这些有钱的逃学学

生出手挺大方，敲定的¤钱是５个人，１０００元钱可以随便，而且可以在我们那里住一宿。

晚上，我和萍姐轮流打扮，把我们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学生们来了后，我在客厅里接待３个，

萍姐在卧室里伺候另两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著。

客厅里，３个身体朝气蓬勃的年轻肉体在我的指引下分别高举双腿，我用小嘴叼著一根火热高挺的

大鸡巴，两支小手分别攥著另外两根鸡巴猛撸，骚臭而高挺的粗大鸡巴，不时从中央的鸡巴头里分泌出

黏糊糊的大量淫液，我只好用小嘴一口口的把它们吃掉。

因为可以任意胡来，所以年轻的男孩们怎么能放过我这绝色的骚浪娘们呢，在３个男孩的指挥下，

我乖乖的跪在地上为他们吮吸著屁眼，又黑又臭的屁眼在我小嘴和舌尖的辛勤工作下被舔得干干净净，

男孩也在我变态的骚浪中把他们的初男精分别射进了我的小嘴里由我吃掉……

卧室里，不停的传出萍姐大声的浪叫声，我瞟了一眼，只见卧室里，萍姐已经和那两个男孩操上了，

他们用的是传统的双管下式，一个男孩躺在床上把大鸡巴插在萍姐的浪里，另外一个男孩趴在萍姐

的后背上用鸡巴乱杵屁眼，萍姐快乐的叫嚷著，肉乎乎的身体前后晃动……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已经被按在地上，３个男孩一个操，一个蹲在后面用手指挖弄著我的屁

眼，另外一个男孩则跨在我的脸上用鸡巴插小嘴，我一边使劲的哼哼著，一边晃动著身体……

深夜，我们７个人都进入了卧室，在漆黑的环境里，５个男孩用他们最原始的武器恣意的教育著两

个骚浪的婊子，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的鸡巴，只要我们身体中有眼的地方就会被不停的抽插，再抽插！

我和萍姐几乎连叫嚷的时间都没有，一根鸡巴刚抽出去，另一根鸡巴就紧接著插了进来，屁眼里的

鸡巴刚刚射精，小嘴里的鸡巴也紧跟著射了出来，在这一段接一段的高潮中，我和萍姐疲惫的睡了过去

……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和萍姐做起了肉体买卖。

转眼间过年了，我和萍姐手头也有了点钱，至少可以维持著日常的家用，本以为生活可以这样继续

下去了，可海哥的被捕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海哥是在常照被捕的，听说他被捕的时候因为打伤了一个刑警，在看守所里被警察打了个半死，真

是活该！

海哥把什么都说了，当然也包括拍片子的事情，很快，警察就找到我们，我和萍姐双双进了看守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和萍姐也只有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唯一的，我们都是被海哥

胁迫才拍的片子，或许海哥也是这么说的吧，警察相信了我们，这或许也让我们少蹲几年的大狱。

现在我总在想，如果当时小飞和海哥都没事，或许我们也会有一天散开各奔东西，也可能会进监狱，

也可能不会……只是呀，可惜了我的这副面容，就这么一天天的变老，变丑……

【全文完】